

魏武帝魏文帝詩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證出字第003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书号 709 字数 48,000 开本 850×1168 耗 $\frac{1}{32}$ 印张 $2\frac{1}{2}$ 插页 2

1958年2月北京第1版 1958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2000 册

定价(7) 0.30 元

出版說明

本書是故黃節教授輯集曹操（公元一五五—二二〇年）、曹丕（公元一八七—二二六年）及曹叡（公元二〇五—二三九年）的詩並加箋注的一个本子。

曹操生在東漢末年，當時正是黃巾起義，（公元一八四年）他參加了鎮壓起義的戰爭。後來又在兗州打敗黃巾（公元一九二年），收降兵三十萬，人民男女百萬口，建立起他的龐大力量，以後就靠這一力量，『挾天子以令諸侯』，先後擊滅呂布、袁術、袁紹、劉表等集團，統一了中國北部。到了他的兒子曹丕，推翻了東漢的統治（公元二二〇年）而建立曹魏王朝，與蜀吳同稱三國。

黃巾起義，是一次規模巨大的農民戰爭。它是在東漢王朝的統治階級腐朽透頂，人民極端痛苦的情況之下發動起來的。當時『黨錮』之禍，充分表現了東漢統治階級內部貴族大地主和非貴族地主之間的尖銳矛盾。由於貴族大地主『階級』的貪污殘酷，人民無法生存，忍無可忍，才一致團結起來作英勇的鬭爭。雖然終於失敗，但已經把統治階級中貴族大地主的力量，予以重大的削弱，而非貴族地主的力量在對農民作相對讓步的條件之下得到抬頭，使得地主階級有必要在自己內部的各階層中從新選擇政治代理人，因而推動了整個政治局面的轉變以至於恢復統一。這是有進步歷史意義的。而曹操就從這個歷史條件之下掙起來。他出

身非貴族地主，一生活動，是代表非貴族地主而得到本階級的擁護。他一面反對農民階級而參加了鎮壓黃巾起義的戰爭，一面排擠貴族大地主而把袁術、袁紹、劉表等集團予以徹底消滅。他在這樣的階級鬭爭和階級內部矛盾中，團結了非貴族小地主而集中使用他們的智慧，因而在對農民作了若干讓步之後，奠定了統一的基礎，終於奪取了最高統治權，這不是偶然的。曹不在政治上繼承了曹操，他善用黃老之術，與曹操專任法治有所不同。那時魏利用吳蜀矛盾，使兩國互相攻伐，而中國北部，得以暫時安定。這樣曹不就有優游餘暇，以最高統治的地位，領袖羣才，造成文學上的一個新時代。

曹操的詩歌，是從這樣的階級鬭爭和階級內部矛盾中產生出來。他的『雜露』是爲了反對董卓亂政（公元一八九年）而寫的，『蒿里行』是記述擊敗袁術時（公元一九七年）戰後人民死亡的慘狀。河北平定（公元二〇四年）以後，曹操下過命令減田租，對農民作了相對的讓步，後來寫的『對酒』篇，也就是反映這種思想。此外如『苦寒行』：『北上太行山』一篇，是極言行軍的艱苦；『步出夏門行』五首，反映了若干邊疆荒涼和人民貧困的情況。以上這些詩篇，按其內容來說，都有一定現實的意義。以形式論，依郭茂倩樂府詩集都是屬於『相和歌辭』一類，也是從古代民歌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詩歌，曹操加以發展，有時採取獨創的形式來適應新鮮的內容，可以說是把古樂府推進了一步。曹不在文學上也是曹操的繼承人。他的詩歌，形式多取材於樂府，與曹操相同；內容偏重抒情，則與曹操有別。魯迅先生認爲漢末魏初在文學方面起了一個重大的變化，形成了清峻、通脫的風格，而曹操是一個

改造文章的祖師。以後曹丕、曹植的文章，于清峻、通脫之外，加上華麗和壯大。這是對於漢末魏初文學和曹氏父子詩歌的正確評價。

黃節注本，收曹操詩二十四篇，曹丕詩二十八篇，後附曹叡詩十三篇。詩注仿照李善注文選體例，注明用辭出處，間或解釋字義。另外採集史傳和各家成說來考證詩的本事和闡發詩的主題，對於讀者了解詩意方面，有一定的幫助。現就北京大學出版組印本校正出版。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

一九五六年一月

魏武帝詩注目錄

氣出唱三首	三	精列	五
度關山	六	薤露	八
蒿里行	九	對酒	二一
陌上桑	三	短歌行三首	二三
苦寒行二首	一七	秋胡行二首	一九
善哉行二首	二五	步出夏門行五首	二六
却東西門行	三〇		
魏文帝詩注目錄			
短歌行	三	秋胡行三首	三四
善哉行四首	三六	丹霞蔽日行	四一
煌煌京洛行	四二	釣竿行	四五
十五	四四	折楊柳行	四八
猛虎行	四六	燕歌行三首	四九
臨高臺	五一	陌上桑	五三
上留田行	五五	大牆上蒿行	五三
豔歌何嘗行	五七	月重輪行	五七

魏明帝詩注目錄

黎陽作三首	五	於清河見挽船士新婚與妻別一首	五
清河作	六		
短歌行	六	長歌行	六
善哉行二首	六	步出夏門行二首	六
月夜輪行	六	苦寒行	六
權歌行	七	樂府詩二首	七
燕歌行	七	猛虎行	七

魏武帝詩注

氣出唱

宋書樂志。氣出唱相和之一。華陰山合歌一首。次歌遊君山。二。

駕六龍。〔三〕乘風而行。〔三〕行四海外。路〔四〕下之八邦。〔五〕歷登高山。臨谿

谷。乘雲〔六〕而行。行四海外。東到泰山。仙人玉女。〔七〕下來遨遊。驂駕六龍。

飲玉漿。河水盡。不東流。〔八〕解愁〔九〕腹。飲玉漿。奉持行。東到蓬萊山。上至

天之門。〔一〇〕玉闕〔一一〕下。引見得入。赤松〔一二〕相對。四面顧望。視正焜

煌。〔一三〕開〔一四〕王〔一五〕心。〔一六〕正興。其氣百道至。傳告無窮閉其口。但當愛氣壽萬

年。東到海。與天連。神仙之道。出竊入冥。〔一七〕常當專之。心恬澹無所。惕欲〔一八〕

閉門坐自守。天與期氣。〔一九〕願得神之人。乘駕雲車。〔二〇〕驂駕白鹿。〔二一〕上到

天之門。來賜神之藥。〔二二〕跪受之。敬神齊。〔二三〕當如此。道自來。

〔節注〕〔一〕馬融長笛賦序。吹笛。爲氣出精列相和。李善注引歌集曰。言相和歌十八曲。氣出二。精列二。魏武帝集。有氣出精列二古曲。〔二〕易。時乘六龍以御天。〔三〕莊子。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四〕路。天路也。漢武帝車子侯歌。天路遠兮無期。〔五〕八邦。猶八國也。呂覽。東夷八國。〔六〕驂非子。飛龍乘雲。〔七〕集仙錄。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八〕書禹貢。導沅水。東流爲濟。河水盡。不東流。謂河水有時而竭。喻年壽有時而盡也。〔九〕全篇言樂。惟此句之下言愁。〔一〇〕漢郊祀歌。天門開。詠蕩蕩。〔一一〕張衡天象賦。闢天牀於玉闕。乃宴休之攸御。〔一二〕史記張良傳。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耳。〔一三〕急就篇。色焜煌。注。言其光采盛也。〔一四〕開。歲星也。史記天官書。

敦牂歲。歲陰在午。星居酉。以五月與胃、昂、畢展出。日開明。炎炎有光。〔一〕吾王。天王星也。〔二〕吾心。心星也。史記天官書。東宮蒼龍。房、心。心爲明堂。大星、天王。前後星、子屬。〔三〕老子。窮兮冥兮。其中有精。〔四〕廣韻。惕。食也。惕欲。食欲也。〔五〕論衡。虎出有時。猶龍見有期也。出應其氣。氣動其類。〔六〕漢書郊祀志。文成。上即欲與神通。宮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畫雲氣車。〔七〕吟歎曲。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遊。〔八〕清調曲。董逃行。採取神藥若木端。〔九〕左傳杜注。齊。禍也。

〔朱嘉徵曰〕周詩燕歌。樂只君子。萬壽無期。相和曲用以侑食。有周雅之遺焉。駕六龍。言成王業者。功德所本也。

〔朱乾曰〕嗚呼。魏武之心。漢武之心也。漢武求之外而失。魏武求之內而亦失。乾闥之。陰氣不肅不成仙。觀魏武一生。其處心積慮。皆陰氣也。陰氣不肅。而陽氣絕矣。分香奏技。瞻望西陵。孰爲哀哉。

華陰山。〔一〕自以爲大。高百丈。浮雲爲之蓋。〔二〕仙人欲來出。隨風列之雨。

吹我洞簫。〔三〕鼓琴瑟。何閭闔。〔四〕酒與歌戲。今日相樂誠爲樂。玉女〔五〕起。

起舞〔六〕移數時。鼓吹一何嘈嘈。〔七〕從西北來時。仙道多駕烟。乘雲駕龍。鬱

何蕩蕩。〔八〕遨遊八極。乃到崑崙之山。〔九〕西王母側。神仙金止玉亭。〔一〇〕來者

爲誰。赤松王喬。乃德旋之門。〔一一〕樂共飲食到黃昏。多駕合坐。萬歲長宜子孫。

〔節注〕〔一〕漢書地理志。京兆尹華陰縣。注。太華山在南。〔二〕關尹子。其高無蓋。蓋。覆也。〔三〕王褒洞簫賦。李善注。漢書音義如淳曰。洞者。通也。簫之無底者。故曰洞簫。〔四〕說文。閭。和悅也。重言之曰閭闔。〔五〕玉女。乃華山峯名。〔六〕舞同舞。莊子。鼓歌以舞之。〔七〕王延壽魯靈光殿賦。耳嘈嘈以失聽。李善注。埤蒼曰。嘈嘈。聲衆也。〔八〕博雅。蕩。茂也。重言之曰蕩蕩。〔九〕山海經。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一〇〕廣韻。止。停也。釋名。亭。停也。〔一一〕漢書郊祀志。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注。德星即填星。旋與璇同。漢書律歷志。佐助旋璇。即璇璇。史記天官書。北斗七星。注。春秋運斗極云。斗第二璇。謂北斗之第二星爲

彗星也。又其南北兩大星曰南門。注。門明。則氏羌貢。門。謂南門星也。王引之曰。乃猶且也。之。猶與也。詩言來者。謂所來之仙人。爲王喬赤松。且有彗星彗星與門星也。

〔朱嘉徵曰〕歌華陰山。言王國多士。爲德來也。夫西嶽能全其高大。浮雲覆之。神仙能自致其風雨。故至德歸之。至德無虧。是謂德旋之門。〔節案〕朱氏以德旋爲至德歸之。亦又一說。

遊君山。〔一〕甚爲眞。確礧砢砢。〔三〕爾自爲神。〔三〕乃到王母臺。金階玉爲堂。〔四〕

芝草生殿旁。東西廂。客滿堂。主人當行觴。〔五〕坐者長壽遽何央。〔六〕長樂甫

〔七〕始宜孫子。當一作常願主人增年。與天相守。〔八〕

〔節注〕〔一〕山海經中山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水經注曰。是山湖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漢武帝登之射蛟。〔二〕張衡南都賦。岸巖鼎曳。注。埤蒼曰。岸巖。山不齊也。說文曰。鼎曳。山石摧曳。高而不平也。鼎曳或作礧礧。

岸巖或作砢砢。〔三〕水經注。洞庭之山。是多怪神。狀如人。而載蛇。〔四〕又西山經。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五〕禮記命酌曰。請行觴。〔六〕毛詩。夜未央。箋云。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釋文。王逸注楚辭云。央。盡也。渠。共

據反。〔七〕漢鏡歌曰。免甘星筮樂甫始。玉篇。甫。始也。〔八〕董道行。陛下長與天相相守。玉篇。

〔朱嘉徵曰〕歌遊君山。主人偏贊賓旅。又賓旅報上之辭也。

〔朱乾曰〕張華博物志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者不死。〔節案〕據此篇觀之。則其事所傳遠矣。

精列

〔劉向九歎。精列裂而哀者。王逸注。裂。分也。案。說文。列。分解也。列爲裂之本字。宋書樂志相和之二。〕

厥初生。〔一〕造化之陶物。〔二〕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三〕何爲

懷此憂。願螭龍之駕。〔四〕思想崑崙居。〔五〕思想崑崙居。見期於迂怪。〔六〕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七〕會稽以墳丘。〔八〕會稽以墳丘。陶陶〔九〕誰能度。

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一〇〕

〔節注〕一詩大雅。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二後漢書。鄧綰上書主莽曰。臣聞天地重其人。惜其物。故運機衡。垂日月。舍元包一。甄陶品類。注。甄也者。陶人旋轉之輪也。言天地造化品物。如陶匠之成衆品者也。三古詩。萬歲更相送。聖賢莫能度。四楚辭。駕兩龍兮發轡。五山海經西山經。崑崙之丘。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多怪鳥獸。六史記。驪宮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七書。帝乃徂落。舒雅。徂落。死也。八史記。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因葬焉。案墳丘。言山陵也。今會稽有禹陵。九詩王風。君子陶陶。毛傳。陶陶。和樂貌。一〇時來微。謂來日無多也。

〔朱嘉徵曰〕精列。感時也。不感年往。所以弗憂。憂世不治。故以時過增歎。

〔朱乾曰〕列。分解也。言血肉之軀。終必散壞。雖周孔不免。今雖見期迂怪。志意蓬萊。然會稽墳丘。誰復能度。合前氣出篇。言神氣無時而亡。精血有時而壞。然則淮南之自刑。可曰兵解。魏武之七十二塚。可曰蠅蛻也。〔陳祚明曰〕仙人不可得學。託之於不憂。當年暮之感。徘徊于心。時過時來微。玩景之悲。造語不近。

度關山

樂府解題曰。魏樂奏武帝辭。言人君當自勸苦。省力黜陟。省刑薄賦也。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一爲之軌則。二車轍馬迹。三經緯四極。四黜陟幽明。五黎庶繁息。於鑠六聖賢。總統邦域。封建五爵。七井田八

刑獄。有燔〔九〕丹書。〔一〇〕無普赦贖。〔一一〕皋陶甫侯。〔一二〕何有失職。嗟哉後世。改制易律。〔一三〕勞民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十國。〔一四〕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一五〕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一六〕侈惡之大。儉爲共德。〔一七〕許由推讓。〔一八〕豈有訟曲。兼愛尚同。〔一九〕疏者爲戚。〔二〇〕

〔節注〕〔一〕左傳。師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二〕史記律書。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則。壹其于六律。〔三〕左傳。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四〕爾雅。東至于泰遠。西至于殛國。南至于濮。北至于祝栗。謂之四極。〔五〕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六〕詩周頌。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傳。於。歎辭。鏖也。美也。〔七〕前記。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八〕穀梁傳。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九〕燔。焚也。〔一〇〕左傳。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杜注。犯罪沒入官。丹書其罪也。〔一一〕書呂刑。墨辟疑赦。其罰百錢。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錢。大辟疑赦。其罰千錢。案。此呂刑之言贖刑也。堯典。金作贖刑。所謂贖者。鞭扑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一二〕史記周本紀。甫侯書於王。作修刑辟。即呂刑一篇。呂侯。即甫侯也。禮記孝經。皆作甫刑。書堯典。帝曰。皋陶。汝作士。五刑有服。案。有婦丹書。無普赦贖。謂寧焚丹書而廢刑。無使赦贖而及於五刑。其意蓋不足於五刑之贖也。〔一三〕唐六典云。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商鞅傳之。改法爲律。改制易律。蓋謂此也。〔一四〕說苑。由余曰。臣聞堯有天下。飯於土簋。啜於土瓶。其地南至交趾。北幽都。東西至日所出入。莫不賓服。堯釋天下。舜受之。作爲食器。斲木而裁之。銘銅鐵。修其刃。猶漆黑之以爲器。諸侯修國之不服者十有三。〔一五〕又侯生對始皇曰。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土階三等。而樂終身者。以其文采之少。而質素之多也。漢書注。師古曰。采。枿也。字作採。本從木。以採爲椽。蓄其質素也。〔一六〕孟子。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一七〕左傳。先君有共德。而君有大惡。無乃不可乎。〔一八〕史記。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一九〕兼愛尚同。墨子篇名。案。墨子貴儉上賢。此與上數句意貫。〔二〇〕孟子。將使中踰尊。疏論威。可不慎與。

〔朱嘉徵曰〕思復盛王之治也。王者有改制。無變道。此其準數。魏祖有立國規模。文帝嗣之。逸豫失德。美業不終。悲夫。

〔朱千曰〕度關山。便想到陟方、巡狩、考候、省農、正刑等事。而歸本於儉。意在簡省興從資糧之費。可謂有志於民事者矣。故能生劉羣雄。幾乎海內。史稱採用法峻急。有犯必戮。或對之流涕。終無所赦。而雅性節儉。不好華麗。故於用刑特儉。獨愴愴言之。

〔陳祚明曰〕莽莽有古氣。嗟哉四句。造惑慨然。末語便欲籠蓋四海。孟德作用出申商。有播丹書。言非功不贖。髣髴貪器一段、言儉。許山推讓句。不與人訟曲也。一以嚴毅行之。兼愛尚同。正是雖親者亦不假借耳。其造國之大概盡此矣。

薤露

〔崔豹古今注曰〕薤露蒿里。並喪歌也。本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爲作悲歌。言人命奄忽。如薤上之露。易晡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於蒿里。至漢武帝時。李延年分爲二曲。使挽柩者歌之。謂

之挽歌。樂府解題曰。左傳。齊將與吳戰于艾陵。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杜預云。送死薤露歌。即喪歌。不自田橫始也。〔節案〕宋玉對楚王問曰。其爲陽阿薤露。國中廢而和者數百人。則薤露之歌。由來久矣。又案、

詩紀詩乘。此篇首句作二十世。惟樂府詩集從宋志作二十二世。樂府正義云。考世系當從宋志。但全詩五言句。作二十世者。亦舉成數。未爲不可也。

惟漢二十〔補〕二世。〔一〕所任誠不良。〔三〕沐猴而冠帶。〔三〕知小而謀彊。〔四〕猶

豫〔五〕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爲貫日。〔六〕己亦先受殃。賊臣持〔一作國柄。〕

〔七〕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八〕西遷移。號泣而且行。〔九〕

瞻彼洛城郭。〔一〇〕微子爲哀傷。〔一一〕

〔節注〕〔一〕前漢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後漢光武、明、章、和、順、安、順、沖、質、桓、靈。爲二十二世。此篇作於漢獻時。故不數獻帝也。〔二〕左傳。祿勳舍親。任良物官。〔三〕史記。人言楚人沐猴而冠

耳。案、毛詩疏。楚人謂獼猴曰沐猴。〔四〕易。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謀大。〔五〕史記高帝紀。諸呂老人。猶豫未有所決。注。猶豫。二獸名。多疑。故借以爲喻。〔六〕戰國策。唐雎謂秦王曰。布政則韓魏。白虹貫日。案、後漢書獻帝

紀。初平元年二月。白虹貫日。〔七〕漢書傳贊。王莽更持國柄。〔八〕左傳。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杜注。播越。遷移也。〔九〕且行。徂行也。詩。出其東門。匪我思且。釋文。且音徂。王引之曰。徂通作且。故且亦通作徂。書費誓。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黷爲且。〔一〇〕詩小雅。瞻彼洛矣。〔一一〕史記。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爲其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分。所謂狡童者。紂也。案。尚書大傳。以此詩爲微子所作。

〔朱嘉賓曰〕歌惟漢。閹亂也。高帝開基。光武再造。業何罪歟。乃漢爲朝議。公實傷之。

〔朱乾曰〕前言何進猶豫不斷。自貽害也。後言董卓弒逆。宗社丘墟也。後漢書。何進拜大將軍。謀誅宦官。太后不從。進外收大名。不能斷。故召四方豪傑向京城。以脅太后。陳琳諫之。不聽。遂召董卓屯關中。謀洩。張讓段珪等。斬進於嘉德殿。袁術燒南宮。欲討宦官。遂及禍亂之事。卓引兵急進。關帝在北邙。因往奉迎。帝見卓。悲涕流泣。卓與言。不能辭對。與陳留王語。遂及禍亂之事。卓以爲賢。遂廢少帝爲弘農王。立王爲天子。是爲獻帝。并殺太后。卓遷太尉。領前將軍事。關東方兵起。乃鳩殺弘農王。徙都長安。洛陽數百萬口。步騎驕盛。更相踞藉。積尸盈路。悉燒宮廟官府。二百里內。無復孑遺。

〔節補注〕〔補一〕容齋隨筆曰。二十字爲廿。三十字爲卅。四十字爲卌。皆說文本字。廿音入。二十并也。桂馥曰。秦始皇刻石頌德之辭。皆四字一句。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史記所載。五字一句。皆得泰山辭石本。乃書爲廿有六年。是太史公誤易之。或後人傳寫之訛耳。其實四字句也。惠棟曰。按石經。凡經傳中二十字皆作廿。然則此詩二十二世。當作廿二世也。

蒿里行

蒿里行有樂府古辭。見上篇注。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號蒿里。注。伏臘曰。山名。在泰山下。師古曰。此高字自作高下之高。而死人之里。謂之蒿里。或呼爲下里者也。字則爲蓬蒿之高。或

者見泰山神靈之府。蒿里山又在其旁。即謂以蒿里爲蒿里。案。玉篇。薨里。黃泉也。死人之里也。說文。呼毛反。經典爲薨之字。內則注。薨。乾也。薨死則槨乾矣。以蓬蒿字爲蒿里。乃流俗所誤耳。今泰安府城西南三里有蒿里山。山極小。上有塔。其東北有廟。內供關羅。鄴都。陰曹七十二司等神像。蓋即沿蒿里喪歌之謬。直以蒿里爲蒿里。元和郡縣志曰。蒿里山。在兗州。亦曰蒿里山。郭茂倩樂府集。魏樂所奏。

